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晉

曲沃篡晉

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

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今山西曲沃縣。莊伯成師子也。

翼。晉舊都。今山西翼縣。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隨。晉邑。哀侯。翼侯之子光。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頌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

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

未火。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

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嘉父晉大夫鄂。晉別邑。桓王前立此侯之子於翼。故別名鄂。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况其瞽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

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傳因篡晉。追記其始。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名仇。意取攻戰相仇。成師。桓叔名。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晉大夫。言命名獲其宜。而義禮政出焉。由之以治。易之則亂。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師服知桓叔之後必盛於晉。以傾宗國。而預言之。惠魯惠公。晉文侯卒。子昭侯立。見桓叔強。偏封之。為曲沃伯。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師服益知晉之將亡。國諸侯家卿大夫側室。衆子。二宗。小宗也。皆於其中立官。以自輔。士以子弟為僕隸。庶人無尊卑。則以親疎為分別。見貴賤。皆有差。不得以並嫡。覬覦。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

望也。甸侯諸侯而在甸服者。潘父。晉大夫。孝侯。昭侯子。莊伯。桓叔子。陘庭。翼南鄙邑。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

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武公。莊伯。

子。韓萬。莊伯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汾隰。汾水之次。汾水。源出岢嵐州。經靈石。至臨汾。絳州。滎河。注于海。驂絙。哀侯之驂絙於木。共叔。欒賔之子。賔。傅桓叔。共叔。傅哀侯。共殉所奉之主。共叔并見獲而死。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

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王五

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

以禮假人。王之觀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

王為穀侯而與公。以下附獻。同賜。是假人以禮。公除公族。

二十三年夏。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

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羣公

子謀。潛富子而去之。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

謀而強盛者。為假為羣公子謀。以富子終為羣公子害。因誣潛以罪。羣公子不悟而去之。

二十四年秋。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游氏。桓叔之妻。桓叔之弟。桓叔之子。桓叔之孫。桓叔之曾孫。桓叔之玄孫。桓叔之五孫。桓叔之六孫。桓叔之七孫。桓叔之八孫。桓叔之九孫。桓叔之十孫。桓叔之十一孫。桓叔之十二孫。桓叔之十三孫。桓叔之十四孫。桓叔之十五孫。桓叔之十六孫。桓叔之十七孫。桓叔之十八孫。桓叔之十九孫。桓叔之二十孫。桓叔之二十一孫。桓叔之二十二孫。桓叔之二十三孫。桓叔之二十四孫。桓叔之二十五孫。桓叔之二十六孫。桓叔之二十七孫。桓叔之二十八孫。桓叔之二十九孫。桓叔之三十孫。桓叔之三十一孫。桓叔之三十二孫。桓叔之三十三孫。桓叔之三十四孫。桓叔之三十五孫。桓叔之三十六孫。桓叔之三十七孫。桓叔之三十八孫。桓叔之三十九孫。桓叔之四十孫。桓叔之四十一孫。桓叔之四十二孫。桓叔之四十三孫。桓叔之四十四孫。桓叔之四十五孫。桓叔之四十六孫。桓叔之四十七孫。桓叔之四十八孫。桓叔之四十九孫。桓叔之五十孫。桓叔之五十一孫。桓叔之五十二孫。桓叔之五十三孫。桓叔之五十四孫。桓叔之五十五孫。桓叔之五十六孫。桓叔之五十七孫。桓叔之五十八孫。桓叔之五十九孫。桓叔之六十孫。桓叔之六十一孫。桓叔之六十二孫。桓叔之六十三孫。桓叔之六十四孫。桓叔之六十五孫。桓叔之六十六孫。桓叔之六十七孫。桓叔之六十八孫。桓叔之六十九孫。桓叔之七十孫。桓叔之七十一孫。桓叔之七十二孫。桓叔之七十三孫。桓叔之七十四孫。桓叔之七十五孫。桓叔之七十六孫。桓叔之七十七孫。桓叔之七十八孫。桓叔之七十九孫。桓叔之八十孫。桓叔之八十一孫。桓叔之八十二孫。桓叔之八十三孫。桓叔之八十四孫。桓叔之八十五孫。桓叔之八十六孫。桓叔之八十七孫。桓叔之八十八孫。桓叔之八十九孫。桓叔之九十孫。桓叔之九十一孫。桓叔之九十二孫。桓叔之九十三孫。桓叔之九十四孫。桓叔之九十五孫。桓叔之九十六孫。桓叔之九十七孫。桓叔之九十八孫。桓叔之九十九孫。桓叔之一百孫。

子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游氏二子亦桓

莊之族

二十五年秋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聚晉邑

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深其

宮絳晉所都在今山西太平縣南舊有晉城為薦所築

獻公滅虞虢

桓公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

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虢國在今陝西寶雞縣屬大夫有辭其辭直虞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

國在河南虞城縣

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馬用

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

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虞叔虞公弟賈買也

旃之也及我禍將連及我共池地闕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

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

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畜養也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

讓事禮之極樂和樂之極愛親慈之極哀喪而饑

愛之極虢弗畜而力戰必自斃其力而饑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噐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神降地。以聲接人。莘，號。今河南陝州城。有莘原，神降之所。過，周大夫，言四代興亡，皆有神異。享，祭也。物，類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

青。以此類祭之。請命，請命以土田。祝，太祝。宗，宗人。太史，應區、噐，皆名。聽於民，政順民心也。聽神，求福於神也。依人，唯德是與。涼，薄也。

閔公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

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汭，渭水之曲。渭水，源出臨

洮，府鳥鼠山，東至咸陽華陰入河。舟之僑，號大夫。之，僑於此。智矣。而後以違命為戮，何哉。

僖公二年春，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

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

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

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

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

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荀息，字叔，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

故以為名。今山西石樓縣有屈產泉，傳云有馬飲此泉而生龍駒，即此馬也。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

今山西蒲州中條山有虞坂，傳荀息由此假道，外府言代我藏之耳。宮之奇，虞賢臣，息謂

虞君親而狎之，必輕其言。冀國，今山西河津縣舊有冀亭，顛軫，虞地。山西平陸縣舊有顛軫坂，鄭，虞邑。

攻其三門，虞報伐冀，使其國病，將欲假道，先稱其強以悅之，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眾抄

晉邊邑，故問虢以何罪伐我。虞喜於厚賂而欲求媚，故請先。晉不信虞，故自主兵。經先書虞，惡其賄也。下

陽，虢邑。今山西平陸縣。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

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桑田，虢地，在今河南陝州東。

北。鑿以自照，驕則生疾，稔熟也。

五年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

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

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

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

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
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
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
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
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
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
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
振振取虢之旅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

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鶉
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
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晉定謀滅虞虢再假以伐竒知其謀故以輔車

唇齒為喻輔車兩旁夾木也詩曰其車既載無弃爾輔太伯虞仲太王二子皆不從父命讓適吳母弟王季立後武王封虞仲庶孫為西吳虞公其後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以周世次計太伯虞仲為昭二虢為穆仲虞本仲雍因子孫封虞而追稱之仲叔二虢始封君之字盟府司盟之府桓莊事見前據猶固也馨香之遠聞黍稷牲玉享與不享原於德之有無物一而用異故云不易臘歲終祭眾神之名上陽虢國都在今河南陝州東南卜偃晉卜大夫述童謠云云龍尾尾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

伏不見均。作衿。衿服。黑衣。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旂。鷩。鷩。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鷩。火中。軍事有成也。童。童。未有感慮。會成戲言。若有馮者。博覽懼思之士。聞而兼志之。以備鑒戒。偃。以此推之。知九十月之交。號當滅。蓋以夏時也。交。晦朔交會。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虞祀。虞所命祀。

驪姬之亂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

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武公妾。大戎。唐叔子孫。別封在戎。狄者。小戎。戎之別種。子。姓。驪戎。在。今陝西臨潼縣。有驪山。驪戎城。姬姓。男。其君之爵。納女於人曰女。外嬖。寵臣。梁姓。五名。東關。居國東塞。亦名五。曲沃。桓叔所封。宗廟在焉。蒲。今山西蒲縣。二屈。一為。今吉州。一為。今石樓縣。有屈產泉。旌。章也。伐。功也。廣莫。曠絕也。言以戎地。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之曠絕而在晉則為都其威遠樹宜關土之廣獻公
方好外畧故以此悅之鄙居於邊也二相相謂廣一
尺共起一伐喻二
人共墾傷晉室也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
城曲沃士蒞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
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前王命以一軍
為晉侯今獻公
作二軍有廢大子心使將兵耿
南有耿城霍今為霍州魏今為平陸縣北有魏
侯城三國皆姬姓晉滅之餘見卿族廢興卿始有軍
行將下軍故曰位以卿極無以加及禍及也無瑕精

白也祚
福也

二年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
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
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晉侯作二軍 閔公元年 冬 晉侯作二軍 公將上軍 大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 以滅耿 滅霍 滅魏 還為大子 城曲沃 士蒞曰 大子不得立矣 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 不如逃之 無使罪至 為吳大 伯不亦可乎 猶有令名 與其及也 且諺曰 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 天若祚大子 其無晉乎 前王命以一軍 為晉侯 今獻公 作二軍 有廢大子心 使將兵 耿南有耿城 霍今為霍州 魏今為平陸縣 北有魏侯城 三國皆姬姓 晉滅之餘 見卿族廢興 卿始有軍行 將下軍 故曰位以卿 極無以加 及禍及也 無瑕精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尫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尫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

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尫。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尫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

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獻公廢太子之

心已決。再使將兵而尤示之意。臯落赤狄別種。今山西樂平縣有臯落山。其地也。里克申生傅冢大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九

兵尚專制宣威太子以孝為德故其事多悖命非其任故失官分妨其權故不威不對以言不經也○克既以正諫君而又以孝勉太子於此盡其宜矣而惜乎後之不終也○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申生以太子將上軍狐突重耳外祖為之御先友為其右罕夷以卿將下軍梁餘子養為之御先丹木為其右羊舌大夫叔向祖尉軍尉先友以衣佩為吉偏半也玦主決故曰要分身之半為親故無慝威權在己可除害故遠災突嘆先友不知君心章顯也旌表也賞其服為純衷中也世子珮瑜王則合度今以冬十二月幽閉之義有非純也金玦非度也涼殺寒離皆不祥之稱豈可恃以為安子養意與突同告於廟受師命宜於社受脰肉韋弁服軍之常有偏衣也雜色奇怪非常之服待命者賜之玦則去故不復心害太子之心丹木亦知不吉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阻古作詛將服是服先詛之云必盡敵違避之也突欲太子他適羊舌勸太子王戰寒心薄惡不忠孝之惡名辛伯周大夫論告也本以驪姬寵奚齊嬖也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有

益見疑故云速禍據國語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

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

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

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

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犬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

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

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公必欲立驪姬，卜不吉而復筮。龜筮

龜長，繇。卜兆辭渝，變也。攘奪也。瑜美也。言專愛之，則

能使公心變而攘奪其美。薰香草，猶臭草。十年有臭

言善易消，惡難除也。中大夫，舊云里克，恐非。齊姜，太

子母。公夢其求食，姬欲譖太子而無由，假以公夢使

祭，度必歸，非可致毒也。墳起也。毒食經宿輒敗，豈能

六日。此明非太子毒。公乃惑焉而不察，或云以此自

理。君必辯太子以君愛姬甚而老矣，不忍使姬得罪

以傷君心。又以蒙惡名，不奔而縊，新城，曲沃也。時二

子在朝，各奔其邑。

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

士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

使讓之。士蔦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

馬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

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

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

年將尋師焉。馬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

奔翟。讓也。蔦知公將廢太子而并及二子，故預以

為固讎所保而勸公修德以固宗子，必讐必當

之保。保而守之，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

危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所訴。堅

之則爲固仇故不知所從祛袂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

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乃之梁賈華晉大夫夷吾非不欲校力不能守不如重耳賢芮嫌與重耳同謀相隨以梁爲秦所

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卒鄭欲納文公故以三

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

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

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

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

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平

亦晉大夫克黨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藐弱小貌指奚齊卓子欲使保護之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

亦火三事焉

事生兩無疑恨所謂貞也。三怨三公子之徒能謂人
已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次喪次詩大雅
斯言之玷苟息有焉惜其前失言也蓋息既從晉卻
君於昏而許之以死則於義有不得不死者矣。晉卻
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
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
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
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
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
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
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卻芮卻缺父從夷吾欲乘二子弒謀歸得國言國非
已有何愛而不以賂秦能得民不患無土隰朋齊大
夫桓以稱伯故會秦納之芮又以無黨無仇微勸秦
弄戲也不過有節也公孫枝秦大夫字子桑詩大雅
帝天則法也言文王行由自然合天之法僭過差賊
傷害也無此則可為人法多忌適以自害晉弱則秦
強故曰吾利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
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劔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周卿士黨周大夫說自解非篡也
平鄭克黨以在秦故不及其難 晉侯改葬共太子

秋狐突適下國遇犬子犬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共犬子申生謚下相見狐突本申生御故使登為僕夷吾於賈君故雖於申生改葬加謚而謂無禮請帝討之不見其象忽沒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患公不鄭之如秦也言於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

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歛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呂甥卻稱冀芮皆晉大夫不從至秦大夫祁舉亦克黨周禮侯伯七命貳車七人每車一大夫主之共華等七子也豹鄭子大主謂秦小怨里平也秦伯言能殺里平必得眾能出君必不奔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圭

為瑞幹言其立輿言其載於此知惠公之不終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

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

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

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

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荐重也。民攜無義以離其

心也。百里秦大夫豹欲為父報仇。故請伐雍秦都臨渭水絳晉都臨汾水其粟自渭運入河汾故名汎舟

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沙鹿山在今北直隸元城縣卜偃晉卜大夫國王山川故崩而國幾亡冬。秦饑。使

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

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

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

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

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離之。况

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虢射皆晉大夫共議秦乞糴鄭謂必

宜與之。射以皮喻所許秦地。以毛喻糴。言既背秦賂致怨已深。今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又言與秦粟。雖近猶弃而仇我。敵怨更深。必自悔。

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馬。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承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

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寧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上，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執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此？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馬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

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盭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

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

驪姬詛無畜羣公子。故使納之。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河外。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華山。在今陝西華州。解梁。今山西解州。輸粟閉糴。見本事。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兼掌筮。筮法用雜占。不皆取易詞。詞意云。秦伯之車涉河。則晉侯之車敗。秦伯不解詰之。周易巽。下艮上。蠱。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之。

卦即此所云千乘三去三言蓋卜筮書雜詞雄君象
狐狡媚故所以謂晉君狐蠱必雄狐之誤內卦為貞外
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周九月夏七月孟
秋也艮為山有木今歲已秋秋風既肅山木之實
皆落材亦可取而用在秦則克在晉則敗晉以師禦
秦於境三敗退秦逐之及於韓故云寇深鄭以公怒
秦至此故云君實深之惡其許不以為右步揚卻雙
父鄭國馬名小駟公乘之鄭又諫以為必須自用其
土產變變其常度易猶逆也狡戾也憤動也馬之氣
血與脉交鬱而橫興外似強而內實乾竭必不能進
退周旋於戎事韓簡晉大夫萬之孫狎狎也公以秦
兵雖奮尤不可使之狎我而輕來定列定位也簡知
師必敗恐死故以囚為幸韓原在
有古韓城澤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如
慶鄭言輅迎也止獲也反首亂髮反下垂也技芟同
草舍止壞形毀服以示感妖夢謂狐突不寐而遇申
生帝許罰有罪之言踐實也以至以晉侯至其國也
實聞此言懼其或變也聲康公名弘其母弟簡璧瑩
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外為
惠公告罪而內為劫制之術故登臺而荐之以薪令

上下者履薪乃通并率子女於其上若將以火
之狀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而
告以朝夕將死之言故不以厚歸以厚獲而歸喪歸或
亦以抗絕令不得通內外厚歸以厚獲而歸喪歸或
夫人自殺也何有猶何得繫秦大夫聚慝恐晉侯歸
而相聚為仇惡也祗適也史佚周武王太史名佚情
恃也恃人之亂為已利也卻乞晉大夫瑕呂飴甥即
呂甥也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
故告使迎已以危難欲收眾心故先賞之於朝貳代
也圍惠公太子懷公哭哀君不還也爰本桓易也以
公田之肥美者易其臣之饒確者征賦也繕治也孺
子圍也州兵使州長各繕甲兵五黨為州二千五百
家也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
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督察少而易精史蘇晉上
大夫允下震上歸妹上六變而之睽兌下離上其繇
爻辭益血也貺賜也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
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兌
為少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
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女嫁之卦睽
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離二卦變而氣相通

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
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為嬴敗姬輓車下縛也丘猶
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輓
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
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
妹睽孤寇張之孤此睽上九爻辭處睽之極故曰睽
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
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震變為離是姪從其姑之
象謂子圉質秦也逋亡也棄家謂子圉棄婦懷嬴而
歸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於高梁凡筮者用
周易則其象可推若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
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必盡附會以爻辭則構
虛而不經故畧言其歸趣簡又因公恨而言龜以象
示筮以數告象數皆緣物而生故可以知吉凶不可
以變吉凶先君之德宜致敗而後有此凶數是敗已
先定數其可及乎占之從不從無救於敗詩小雅言
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
所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竊謂簡論獻
公之敗德是矣所論象數非也夫天地間有理斯有
氣有氣而象數固已畢具乎其中矣物由以生豈緣

物始有乎又豈有先後之分乎簡固淺乎為言而杜
更繆用以解龜筮之長短諸書又多引以為徵何皆
陋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
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

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
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
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
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
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陰節

呂甥食采於陰，王城秦地在。今陝西臨晉縣境，舊有王城。甥欲秦歸晉侯，詭言國人之情皆忠愛於其君。一役統戰韓而言德刑並用可伯也。牛羊豕各為一牢，將歸之，故厚其禮。蛾析，晉大夫，陷君謂君號鄭而鄭去之也。殺而後入，見伎思終不化也。晉國河東，秦國河西，征賦也。置官司，越河而有之也。

十七年夏，晉天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懷子曰：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梁大卜，圍養馬者不聘，曰妾。宦，事秦為妾。

二十二年秋，晉天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天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嬴氏，秦所妻子。

婦人之卑稱，巾以悅手，櫛以理髮。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

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懷公，閔也。亡人重耳，期期示之。故策名書名於所臣之策，實貳通。臣始見君，必有貳。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過衛。及齊。及曹。

及鄭。及楚。乃送諸秦。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濟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

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

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

告也。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

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不告不告於魯餘見文公之伯濟河秦納重

耳之師令狐今山西猗氏縣桑泉今臨

晉縣有桑泉城曰襄在今解州東南舊有曰城晉

師懷公遣拒重耳之師受穆公命而退郇在解州西

北武宮武公之廟懷公奔重耳使殺之高梁在

北直隸寧晉縣境呂甥郤芮惠公舊臣畏為文公所

偏害辭辭不見田獵也祛猶在言披所斬之袂尚在

不忘也余何有言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人耳於我有

何義射鉤管仲射桓公中帶鉤何辱命言若反齊桓

已將自去不煩君命被奄人故稱刑臣以難告告呂

卻將焚公夫人秦穆女文嬴也以新有呂卻之難國

未輯睦故以兵衛之紀綱言能總攝可任也○呂甥

忠智所事非人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

而不獲終傷哉

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

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

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

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豎左右小吏頭須一曰里鳧須出公出納納公心主

謀畫既覆則所圖謀者亦反遽惶遽也言文公奔小

怨所以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

能安眾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能安眾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臣蒙欺也。知之欲以達於公也。縣上在。今山西介休縣有山名介山，有介廟。

拓疆晉之強也。實自公始。誠亦可稱雄傑之主矣。特以嬖愛麗姬廢長立幼，以至國亂累世。子孫交殺，幾盡。自古不能克情制欲，耽昵衽席，功業雖高而不獲令終者多矣。豈特一獻公哉。噫，此誠正修齊之訓。亘萬世而莫能易也。歟。

并諸戎狄

僖公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

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

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

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采桑在今山西太寧縣境，舊有采桑津。

此，前事也。靡言狄不耻走，故可逐。克恐怨深而羣黨來報，射料以見弱必來。

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

也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今山西臨汾縣舊

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詳見景王讓晉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清原今山西稷山縣境舊有清原為文蒐軍之地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喪文公秋狄伐晉及

箕箕今山西太谷縣東有箕城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

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詳見卿族廢興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

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

戎殷此類之謂也懷今為河南武陟縣邢丘在

疾以索穿物曰貫惡之多如物之盈於貫殪殺也周

七年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十一年夏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

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

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

寡德乎攢函狄地有繼其功可繼也從從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

十五年夏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

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潞子國今山西

潞州有潞城。酆舒。潞之相。雋。絕異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今爲山西黎城縣。有黎侯城。命。天命也。文字也。乏。古文作五。正本射侯。正以受矢。五以御矢。是相反也。五言矢於此。置之不去也。此反正。是乏絕之道。曲梁。今來年縣。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

黎侯而還。稷。今山西稷山縣。西有稷神山。略。定。晉其疆也。前狄奪黎氏地。故晉復立之。晉

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

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

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

不濟荀林父。謚桓子。字伯千。室千家也。桓子與楚戰。邲而敗。晉侯將殺之。士伯諫止。故并賞瓜衍。闕

職。叔向父。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錫。大

下。故能行周道。福流子孫。○林父敗軍之將。幸而不死。避楚之強。而苟以闢土於狄。庶可免罪耳。晉侯之

賞已過。而以文王事比之。大不作矣。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餘見卿族廢興。

成公三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虜咎如討赤狄之

餘馬。虜咎如潰。上失民也。晉滅赤狄。其民散入虜。咎如故計之。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二年夏。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晉楚為成。故盟。宋交剛地。關。

昭公元年夏。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

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

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

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

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大原。即大鹵。今山西大原縣

無終。山戎。今北直隸玉田縣。崇。尚也。魏舒以車利

半地。步利險阻。故言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將何以勝。

若更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則步兵多。既可克。遇險。則

步兵利。又可克。前此車步參用。未有皆用卒者。今自

我創始。皆卒。乃毀車為步陣。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

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三伍。因斬主將之嬖。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人違命者以徇布列五陣以相遠於前為兩於後為
伍右角為專左角為參前拒為偏其名臨時所定翟
人笑其失常猶未陣為晉人所薄大敗
徒步也阨險也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十二年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

昔陽鮮虞白狄別種今為北直隸新樂縣有昔陽城秋八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肥白狄也今為北直隸盧龍縣有肥兒國縣

皐名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八月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

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

競大獲而歸晉平丘之會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不警不為備夷狄無謀也中人戎地今

北直隸慶都縣境舊有中人城衝衝車競爭逐也驅衝車與敵人爭逐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

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

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

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

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

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
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荀吳謚穆子，鼓，白隸，晉州舊名鼓城，所適所歸也。賈，買也。完，保守也。卒，終也。爽，差也。義，所義之所在也。戴鞮，鼓子名。穆子於此，風彩差，可畏愛。

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

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屠蒯，晉之膳宰，以忠諫進。雒，雒水，在洛陽三塗山。在嵩縣。陸渾戎，其地即嵩縣警備。

警戒以備戎，欲因晉勢以獲戎俘也。棘津，在北直隸棗強縣境，有棘津城。甘鹿，周地。大獲，因先警備也。以文公示夢，故獻俘以告成。

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馬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

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獻，獻於廟。叛，叛晉而屬鮮虞。東陽，晉之山東邑。今北直隸河間府其地。偽糴，詐為將取糴於鼓。昔陽，鼓子所都守。守鼓地也。

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平中晉地恃勇輕敵故被獲

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長狄之亡附

文公十一年秋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克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

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

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

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

由是遂亡鄭瞞北方長狄國名人長三丈防風氏之後漆姓得臣謚莊叔侯叔夏縣房甥富父

終甥皆魯大夫四人共車故曰駟乘僑如鄭瞞之君

椿猶衝也狄長戈短蓋遙擲戈以衝之子駒魯郭門

埋首於此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謚伐宋事在春

其子名僑如以自志其功宣伯僑如謚伐宋事在春

秋前皇父戴公子克石其名彤班穀甥牛父皆宋大夫亦四人同乘長丘宋地緣斯亦狄名皇父二子從軍借戰死應受賞傳失記至後皇瑗皇緩猶其後也

賞彤班使食關門之租因以名門齊襄誤本惠公也惠之二年為魯宣之二年在滅潞十三年前成父齊大夫榮如焚如之弟周首齊地簡如代齊退走至衛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
見獲長狄。○竊觀古之國於夷狄者，靡不強大。蓋中之種遂絕。○國謀智俱雄，未易相併。而夷狄魯鈍，麤廣雖或猛黠，終與吾中國異。故春秋時，秦晉楚最，強以楚併羣蠻，而西北諸戎多為秦晉所滅也。三晉既分，獨趙能與秦敵，特以其地邊胡，破林胡，樓煩，中山等國，而燕亦邊東胡，俱斥地千里。陳湯謂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三而當一。是時數以弱兵數百屯戍塞外，能當胡虜數萬，為請老西域諸國所繫。至袁紹與曹操論爭天下，亦欲據幽冀北，總羗胡之眾，以南向爭衡，則蠻夷戎狄古國之所以為利也。至後世，漸以夷狄為憂，而惴惴焉，恐其陵侮，自保不暇，則古今之工拙，不言可知。而今之守禦邊陲，有志外畧者，深思其故，則謀慮稍稍從而出矣。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二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晉

卿族廢興

魏趙狐胥先樂郤韓知中行范凡十一族季賈奔狄而狐氏廢先穀得罪而先氏廢胥廢于郤樂郤廢趙而趙復興厲公用樂氏諸殺三郤而郤氏廢范宣子逐欒盈而欒氏廢范中行氏逐于知韓魏趙而韓魏趙復共滅知伯遂為三晉
公厲公之弒與軍制之變俱見內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風。趙衰。兄。畢。御。右。爲。公。御。右。也。取。霍。魏。俱。見。前。驪。姬。之。亂。卜。偃。晉。掌。卜。大。夫。以。魏。從。萬。有。衆。之。象。今。北。直。隸。大。名。府。本。魏。地。蓋。取。此。名。辛。廖。晉。大。夫。屯。震。下。坎。上。初。九。變。而。之。比。坤。下。坎。上。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也。震。爲。車。坤。爲。馬。故。曰。車。從。馬。震。爲。足。爲。長。男。故。曰。足。居。兄。長。坤。爲。母。爲。衆。故。曰。母。覆。衆。歸。有。此。六。義。不。可。易。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畢。萬。公。高。之。後。故。云。云。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

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

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難。驪。姬。之。難。餘。見。文。公。之。伯。時。重。耳。出。亡。

狐。毛。賈。佗。介。子。推。亦。從。而。傳。止。言。五。人。者。或。有。先。後。傳。失。之。也。廐。咎。如。赤。狄。別。種。隗。姓。盾。趙。宣。子。名。餘。見。之。伯。

晉文公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狄人歸季隗于晉。

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

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納納重耳也。餘見文

公之伯。驪姬之亂。二子伯儵叔劉。狄請其進退之命。而傳缺其終。蓋以詘無畜羣公子。不召之入也。原屏

樓。同括嬰之邑。趙姬。文公女。子。餘。趙衰字。卿之嫡妻曰內子。

二十七年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前獻公作二軍。

今文公作三軍。詳見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

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

行無佐。疑大夫帥。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清見上卷。前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今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

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

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

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

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

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西大谷縣境。殺之戰。獲秦三帥而歸之。軫怒。不顧而垂。故云。逞志。事見秦穆公伯西戎。元首也。如生。見其有異於人。曰季。胥臣也。冀。缺父芮故邑。因以為稱。樛也。野饋曰饁。芮謀殺文公。故曰有罪。見驪姬之亂。詩。國風。葑菲。菜名。上美。下惡。余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美。言可取其子之善節。不宜以父故廢之。且居先軫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九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還缺父故邑。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文公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

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

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甯。晉邑。嬴。甘。是。人。壹。謂其。純剛。天乘純陽。故為剛德。猶不干犯四時之序。而寒暑相順。華文。杉不實。必誠也。雞。應也。恐處父遇禍。而及已。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

成子。趙衰謚。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謚。下軍帥。霍伯。先且居字。中軍帥也。曰季。胥臣字。下軍佐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

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

董適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

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前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四卿卒。故蒐以謀帥董。今山西萬泉縣。舊有董亭。易中軍。以盾易射姑也。屬屬大夫。典常也。正當也。辟理也。董。督也。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澆。汙穢也。秩。貴賤之等。續。修其廢。○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出。拔其賢。

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

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

趙孟使殺諸郟。以難內外猶未寧也。趙盾字孟。雍文季。狐射姑字樂。亦文公庶子。其母辰嬴。即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震威也。杜祁。杜伯之後。祁姓。偪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季隗。為文公托狄時妻。故杜祁皆讓之。使居已上。其本班在二。而讓二姬。故降為四亞卿。見其賢而位尊。先蔑。字士伯。士會。字季。食邑於隨。郟。晉地。○賈季怨陽子之易

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

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以帥為佐，是易班也。族少多怨，故無援也。帑，妻子。宣子以同官，故送之。戮，刑以辱之。前志，古書。敵，猶對也。有惠於人，不復望報於其子。有怨於人，不復致仇於其子。為忠道，介，因也。寵，祿位也。殺季家以除怨。宣子將復仇已，是益仇損除也。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嘔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

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

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呂卻之難見驪

姬之亂。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畏偪。畏國人。以大義責已。詳見秦晉交伐。荀林父。字荀伯。將及禍。將及也。板。詩大雅。其三章。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亡。人與俱亡也。不見者。自恨前與之偕使也。 ○狄

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艷舒。且讓之。艷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艷舒。狄相。讓。讓其伐魯。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

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登。登之。于上軍也。士穀。本司。先克。中軍佐。謂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董陰。晉地。即令狐之戰。內。以軍事奪蒯得之田。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

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

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

乃止。秦師夜遁。羈馬，晉邑。在秦代先克，郤缺代箕，鄭史駢代林父。

盾，欒枝子。代先蔑。甲，胥臣子。代先都。河曲，今山西河曲縣。凡兵主利，持父客利，速決。史駢趙氏謀臣，故獻謀以老秦師。士會知穿之情，且謂其年少，不知軍事，可以挑而閒之。輕兵肆，暫往而退也。時穿獨追之，坐甲被甲而坐，穿散卿不在軍帥之列者，交綏交退也。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接而兩退，愁缺也。目動，心不安，言肆，中情怏也。薄，迫也。甲穿大呼洩其謀，故止而秦遁。

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

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

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
 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
 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
 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
 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
 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晉知隨會前謀故患之諸浮晉地宣子盾謚桓子林父謚成子谷缺謚舊勳謂瓜復從亡佐伯罪大謂殺

陽處父柔故能賤有恥故不可犯以非義多知故足使以逆雅則無罪魏壽餘畢萬之後執帑以見其罪履足以示之意壽餘欲得會而偽言于秦伯欲使晉人在秦為東人所信服者先喻魏有司度必遣會也
 會知其謀故先以已無去志要言于秦伯伯乃指河為誓必歸其帑繞朝秦大夫知士會將歸授之以策策馬而去見秦亦有智士知其情者譟而還喜得會也秦以前誓歸其帑士會堯後劉累之亂復其姓

宣公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命令也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河曲之役穿罪浮于甲多矣舍穿而放甲盾之私也

二年夏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
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
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
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
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
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
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
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
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
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
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
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不君失君道彫盡也。

彈人。今山西絳州西北有靈公臺。其處。肫。煮也。躡。獸足。畜。草索所為。筥。屬。士。李。隨。會。字。以。盾。位。尊。諫。不。聽。則。卑。者。難。以。再。諫。溜。屋。溜。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公。知。欲。諫。故。佯。不。視。二。詩。皆。大。雅。哀。君。之。上。服。關。過。也。喻。已。補。君。之。闕。而。復。最。靈。公。能。自。補。則。家。可。服。而。不。廢。驟。數。也。鉏。首。山。在。蒲。川。東。南。境。翳。桑。桑。之。右。車。右。犬。四。尺。為。葵。首。山。在。蒲。川。東。南。境。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在。絳。川。北。有。舖。饑。坂。靈。輒。晉。人。宦。三。年。淹。為。臣。隸。也。為。公。介。為。公。甲。士。穿。盾。之。從。子。山。晉。竟。之。山。盾。出。奔。聞。公。弒。即。還。詩。逸。詩。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亦。自。咎。也。乃。免。謂。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免。于。罪。黑。臀。文。公。子。是。為。成。公。○。傳。所。引。孔。子。之。言。誣。矣。

是使賊臣偽馬遠遁而返。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以苟脫其罪也。而可乎。

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

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

晉於是而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

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

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驪姬欲固

其子位。凡公子皆出之。無畜于國。詛。盟。誓。也。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至。成。公。又。不。納。公。子。為。公。族。乃。仕。卿。之。嫡。子。為。置。田。邑。以。為。之。餘。子。嫡。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其。妾。之。子。掌。公。之。戎。行。凡。三。官。皆。卿。之。子。公。族。無。與。括。盾。異。母。弟。君。姬。氏。文。公。女。事。俱。前。見。旄。車。公。行。之。官。盾。既。為。卿。宜。以。嫡。子。為。公。族。乃。自。處。于。庶。而。以。公。族。讓。括。使。為。嫡。以。故。族。人。屬。之。蓋。嫡。子。為。宗。宜。統。族。也。屏。括。食。邑。季。其。字。也。○。鳴。呼。此。二。家。分。晉。

下。火。左。傳。屬。事。卷。之。十一。宣。公。八。年。二。日。趙。盾。齊。辛。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之本也。自披其枝葉而使本根一無所庇。故異姓之臣世藉權寵。獲奮許謀。而瓜分其國。抑盾于此。讓其弟。可謂知所報矣。而與公家謀。何其疏也。豈亦利其本根之弱。而因之以自封殖乎。

八年夏。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

佐下軍。蠱。惑疾。時趙盾卒。卻缺代之。朔。盾子。代胥克。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戰邲不得志。故復召狄為

亂邲事。見楚莊王之伯。

十五年秋七月。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

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時晉滅赤狄潞。

氏。故同獻俘。劉康公。季子也。原叔。同字。心之精靈。是謂魂魄。

十六年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

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

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

人之謂也。晉滅甲氏。留甲故獻俘。士會代林父將中軍。黻。冕。命卿之服。加以太傅稱舉也。詩。小

雅。言善人在位。則兒人無不戒懼。

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

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代齊戰于鞏而勝。見景公爭伯。韓厥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
駢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今為六軍

四年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成公女朔盾之子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

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

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

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

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原原同屏屏括嬰之

氏有剪趙之謀忌莊姬故不敢發嬰言已雖淫而
能令姬護趙氏貞伯謂嬰宜得重罰以得放為福

六年春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

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

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

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

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

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

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

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都名絳故
絳今為山

西翼城縣時謀遷之郇瑕古國名在
今解州境舊

有郇城沃土肥饒民富鹽鹽池也僕兼太僕之職寢

庭路寢之庭惡易覲以水淺則垢穢易積也墊隘昏

墊狹隘也此二句候應云易覲則墊隘墊隘則民愁

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也新田今為絳縣與前二邑

俱屬平陽府高燥故不疾汾澮二水前見有水則穢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流而不積。從教易使也。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則民不務本。故公室貧。韓獻子遷都之議。于晉亦有社稷之功。

八年夏。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莊姬恨原屏逐嬰。故譖其爲亂。徵實之也。武朔之子。從母養于宮。成季趙衰也。宣孟盾也。厥言三代亦有邪僻之主。賴其先人以免禍。今于趙氏亦宜念其先世功勲而存之。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

晉侯法之也

十年夏。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

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

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厲厲鬼蓋趙之先祖桑田晉

夢公不得食新麥矣。緩醫名為治也。鬲上為言。心下

為膏其間至虛於臍臍無繫故攻達藥皆不能為力

攻熨灸也。達砭針也。六月今四月。麥始熟。甸人治公

田者饋人。進公膳者。晉侯自以必食麥。平言不驗。故

殺之。竟卒。廁不獲食。張腹滿也。殉從葬也。

巫既以明術見殺。小臣又以言夢自禍。

十一年春王三月。卻犢來聘。聲伯之母不聘。穆姜

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

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

外妹於施孝叔。卻犢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

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儼。子將若何。曰。吾不

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

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

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

誓施氏。聲伯名嬰齊。叔肝之子。叔肝宣公同母弟。穆

姜宣公夫人。不聘為妾。兄弟之妻相謂曰。姒

管于奚。齊人外弟于奚之子。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儼。耦也。死亡。謂犢忿而致禍也。誓。誓不為施氏婦。見

聘而娶後言之。其。秋。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

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

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

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

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

夫。三傳。通。事。卷之十一。四。日。刻。齊。林。

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

爭鄆温別邑。今河南武陟縣西南有鄆人亭。撫封。撫有其封。蘇忿生事見一卷。檀伯亦周臣。與蘇俱封河內。其竟盡河狐氏。狐溱陽氏。陽處父先食温。言温本周地。三傳而及郤。傳言郤至貪。故亡。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

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

命也不亡何為乞師將伐秦也。郤錡命也。不亡何為。郤克子故曰嗣卿。

十四年夏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苦成叔。郤驥字。先衛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驥送林父于衛。

衛享之。相。佐禮也。惠子。甯殖謚。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彼交于事而不傲如此。乃求萬福。蓋古者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敬。觶。角曲貌。

十五年冬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

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

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欒弗忌皆晉賢大夫。

州犁。伯宗子。上。才能上人也。

十六年夏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欒

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郤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我必克之。郤至三遇楚子之

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三肅使者而退。楚師

薄于險。晉師囚楚公子茂。乃宵遁。下。下車。風疾如風。問

遺也。薄。迫也。遁。楚遁。以上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

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

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

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復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溫。至邑。季。字。伐。自

軍。位居八。而稱己以掩其上。七人。夏書。五子之歌。言怨之不見。猶以為圖。何況顯稱己伐。其不任怨乎。

十七年夏。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

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

卒。祝宗。主祭祀祈禱者。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

非誣也。自古勇夫志士。精誠所格。動天地。冬。晉厲公

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

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

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

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十一年 十一

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我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黜助之。抽戈結枉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外變愛幸大夫

胥童克之子，與夷陽五、長魚矯皆是也。楷，械也。公子茂，晉戰時所囚。東師，齊魯衛之師。時荀瑩佐下軍。守，郤擊將新軍。乞師，故云不具。孫周，襄公曾孫。悼公也。君，楚王嘗試也。覘，伺也。欒書時稱賢大夫而隱害如此，其罪不特弑君而已。凡田獵，賈者先殺，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至奉豕，進之公。孟張奪其豕，至射殺之。公反以，至奪孟張豕，寺人奄士，不偏不陵。上，有庸，易有功。爭命，競君命也。清沸，雅亦嬖人。與矯偽相訟，以詣郤氏，欲襲殺之。榭，講武堂位，所坐也。駒伯，郤錡字，苦成叔。郤擊字，温，至邑。季字，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其凶威。矯度書偃必弑君，德綏遠，故以御姦，刑治近，故以御軌。以言不用，奔匠麗氏，嬖大夫家，違兵去其兵也。韓厥言已受恩，必報食君之祿，必不與于弑。書偃以胥童以甲劫已，故先殺之。經書與郤氏同其文，故傳釋其如此，未必得夫子意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二月乙

西朝晉悼公即位于朝程滑晉大夫悼公周子也朝廟五日而即位厲公以弑殞

悼公不以嗣子居喪以上節俱詳見悼公復伯○悼公既承大宗當自處以正盡君薨即位之禮乃苟狗

書偃之私非矣

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癈疾

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

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

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

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

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穆子厥長子名無忌

立立為嗣詩召南言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詩小雅言在位者不躬親政事

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親政也起無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小雅言君子

靜焉以供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竝立則神明順之而致大福靖安介助景大也恤民由靖共也正直正

已心正曲正人心參和備也備此三德謂之仁如詩所稱宜為嗣朝為卿朝于君老致仕掌為之師長

十一年冬十二月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

是乎始有金石之樂以其和戎息民而諸諸侯也詳見悼公復伯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竟

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

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龜唯余馬首是瞻樂廩曰

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晉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平

而復之。伐。偃以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鍼。黶弟二位。謂

檉將下軍。鍼為戎右。士鞅。匄之子。黶。侈汰。証逐士鞅。而汝也。餘見秦晉交代。盈。黶之子。武子。欒書。黶父也。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

勿伐之詩。在禍所在也。○愚謂。鞅言非也。師歸自伐。書親弒。而君又陰害三郤。得免于子。幸矣。

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

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

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

舍之。成國。大國。朔。知瑩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彘裘。士魴子。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其子皆幼。

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而舍之。

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犬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竊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桓子名厲，宣子名句，懷子名盈，欒祁厲妻。其甚，桓主謂厲同官，同為公族大夫。下卿，下軍佐。著，晉邑。乘其城著在外，易逐也。箕道等十子皆晉大夫。盈

之黨。羊舌虎叔向弟。籍偃。上軍司馬。離。鹿也。不能遠
害而麗于罪。為不智。叔向言。雖囚。猶勝于死云。詩。逸
詩。言與世優游。以全其年。智也。樂王鮒。樂桓子也。初
大夫。名奚。外舉內舉。見傳。公復伯。詩。大雅。覺。正直也。
言德行正直。則四方順。又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
德。無窮。故子孫賴而弗失。書。夏。胤。征。言聖哲有謀功
者。當明信安定之。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
無疆也。壹。壹。以弟。故。鮮。禹。管。蔡。周公。言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伊尹太甲。言遷善不念舊惡。不見不告。皆為
國無私也。不使。不使。待向父。山。澤。龍。蛇。言異地多生
怪物。蔽。衰也。大寵。謂六卿專權。劫掠其財。行人。王
之行人。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守臣。謂晉侯為
王守土。為郊甸所侵掠。故云重得罪。輸力。謂輔相。晉
侯。翼。戴。天子。大君。周。王。也。戮。許。罪。戮。之餘。尉。氏。討。姦
之官。布四體。言無所不應。也。晉。逐。盈。而。掠。之。是。效。尤。也。
候。送。迎。賓。客。之。官。輟。輟。今。河。南。登。封。縣。西。北。有。輟
輟。冬。會于商任。錮。樂氏也。舊。關。地。知起。中行喜。州。綽
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

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

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錮使諸侯不
得受。餘見齊

崔慶之亂。知起等。晉四大夫。何獲
言不獲其用。鮒言待之厚。則獲用。

二十二年秋。樂盈自楚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樂

氏也。沙隨。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晉知
樂盈在齊。故復錮之。餘見齊崔慶之亂。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

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

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

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

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駮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冊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冊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冊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叔孫豹謚。范宣子。名旬。不朽。出於堯。終虞之世。以為氏。其後劉累能擾龍。故夏孔甲以其官賜之。氏曰御龍。國于豕韋。至商不絕。其官已廢。故以國氏。至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杜伯為宣王所殺。其子隰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佐晉主夏盟。旬自言其先。更虞夏商周至晉。世為興家。穆叔以所聞對。與旬言異。立樹立不磨也。德如黃帝克舜。功如禹稷。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廟門。穆叔謂無功德。與言以自建。雖累世貴盛。皆身死名滅矣。

宣子自誇其世。而穆子折之。以此誠知言矣。然此二者實相須。以濟均之。重于世也。而穆叔第言之。蓋以世降耳。誠以德者。固足以該二。而以功以言者。又豈皆徒擅其偏者耶。要之。或遭值時勢殊異。或才質不能並樹。故各以其所至為稱焉。若云臧文仲爾者。亦唯據已所親記者哉。

二十六年十二月。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

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韓宣子。名起。王問何事來。聘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職貢。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于宰旅。不敢斥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知禮。惟起不失舊。

昭公元年十二月。趙孟適南陽。烝于溫。平。詳見。晉楚。

為成。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

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公即位起又代趙孟為政故聘雖盟主而修好同盟

故曰禮易象上下經之象詞春秋魯史二書載文王周公之德與制故云云時儒道廢諸國多闕故宣子

適魯見而悅之。絲詩大雅。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彌縫謂恤其所不足。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賦甘棠以召公比之。納幣為平公聘少姜也。餘見田氏傾齊。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木瓜亦衛風。義取厚報以為好。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

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

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

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怡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公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繼室繼少姜也。詳見晉失諸田氏。傾齊。向言平衰弱。不能征討諸侯。公乘卒。皆非其人。非其長。餓死。為鍾濫。女。寵之家。富貴過甚也。樂卻等八姓。皆晉舊臣。卑隸賤官。後懼而改。惰慢也。以樂而慢。易其憂。禍也。讒鼎一云。疾讒之鼎。一云。禹鑄九鼎。于其讒之地。故曰讒鼎。昧且早起也。平。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同祖為宗。無子。無賢子也。向明知國亡。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身死。而不祀矣。

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

縣又馬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

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

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段子豐之

賜命之書因子有禮而思其父之勲其勲無考昨祿

以報之也詩邶風邇速也州本屬温今俱屬懷慶

府卻稱卻氏族始受州與温別至此已傳三家縣邑

既別者甚多馬得追治而取之獲文子子徼求也段

主于韓故宣子為段請州

為其復歸于晋可自取也

七年夏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

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

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勿克負荷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

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

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

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晋侯晋侯以與宣

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段已卒

正月豐施段之子荷擔也析薪以微薄喻貴重獲戾

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晋邑為鄭罪初言謂前與

趙氏爭言樂大心宋大夫原晋邑

前以賜大心今以温與大心易原

九年夏四月晋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

于絳未葬晋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

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荀盈子逆女，自為逆也。戲陽，晉地，北直隸內黃縣北。舊有戲陽城，膳宰為公主膳者，名屠蒯。公固有人執尊酌酒，蒯請為之佐工。樂師曠，樂所以聽耳。故曰：司聽疾，惡也。紂以甲子日亡，桀以乙卯日亡，故以為忌日。

股肱，肱，痛疾過于忌日。弗聞，不聞此義。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故曰：司視。旌表也。事，政令也。物，類也。容貌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物。蒯主膳，故司味。味調則氣和，氣和則志平。志發為言，而命之為令。工與嬖叔皆侍御君者，不聰明，是失官也。不以其罪命之，是令之不衷。原于味之不調也。躒，盈之子。知文子，佐下軍。代父說，自解也。

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

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邢侯，楚臣之子。雍子，亦故楚人。士景伯，晉理官。攝代也。蔽，周禮作弊，斷也。施行罪也。為獄，以獄為市，昏亂也。墨，不潔也。賊，害也。三者罪皆死。末，薄減輕也。制以公義，不牽于情，故謂遺直。三惡，暴虐頗。三惡除，則三利加。榮光也。嘉其合義，故復婉詞以嘆美之。○向叔三善，雖皆于國事有濟，而使以聖人處之，當猶有盡義于此者。蓋未必為夫子之言也。

十六年夏四月，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春，晉人止公，時得歸也。隨公自晉還，言晉室將卑，如平子以其幼，不信其言，自往見之，乃信。有子，有賢子也。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

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黃父事詳見于室子朝之亂，大叔因鞅問而別儀禮之異。

復極言禮之大，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行者，人所履。天之明，日月星辰，地之性，高下剛柔，六氣陰陽，風

雨晦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味鹹酸辛苦甘，五色青

黃赤白黑，五聲宮商角徵羽，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傷性。為禮以奉其性，奉養而成之也。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六采，雜用天地四方青白赤

黑玄黃。五章。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音。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五色備為之繡。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八風。八方之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蓋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角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商。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為律。陰聲。為呂。以應十二月。氣皆聖人制之。以全天地之用。使有所制。而不過。以成人之性也。又其大者。尊為君。卑為臣。外為馬。夫。內為婦。子。六親。使親疎倫序。如天文之森列。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稱。曰亞。又在君為政。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順。春夏。秋。冬。之時。雷。震。電。曜。天之威。作刑。獄。以類之。春。生。夏。長。天之恩。施。恩。惠。以效之。皆所以則乎人。人有好惡。喜怒哀樂。六志。稟天地六氣。以生。為禮。以審其則。宜其類。使不過節。六志。總于哀樂。六氣。不外乎陰陽。哀樂。得其正。是能則天。因地。協于陽。舒陰。慘之。性與天地參。而長久。紀綱。

以維之。經緯錯綜。以文之。民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曰。所以生。人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以禮弼之。使就于曲。如此而後成乎人。鞅。自言能守此終身。○竊以鞅專國。茂君。悖禮。極矣。豈能守此乎。然聞言而深當。補。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乎心。其智亦足稱耳。牲。去馬。三犧。去犬雞。

二十八年春。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

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臣之後絕矣。傳言助亂亦誣之耳。尚母以妬聞。而秋兩論女禍。明哲夙絕于人。不能少延。羊舌氏惜哉。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郟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王之舉也。近文。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
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
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
不言不咲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咲而言賈大
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咲夫今
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
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
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

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

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魏獻子名舒繼韓起將中軍以分二氏之邑而

用其人鄆今山西介休縣有鄆城祁今祁縣平

陵今文水縣便陽今清源縣有便陽城塗水

今榆次縣馬首今壽陽縣有馬首城孟今為孟

縣有大孟城七縣皆祁氏田鞞今沁州有鞞鞞

城平陽今臨汾縣楊氏今北直隸寧晉縣三縣

皆羊舌氏田戊舒庶子徐吾知盈孫固韓起孫朝趙

勝曾孫辛烏帥師納敬王者餘子卿之庶子四人司

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眾而舉

不以私也鱣晉大夫舒恐眾議已私於子鱣極言戊

之善以大舒之舉遠疏遠同同位思義不苟得思純

無監心光顯也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大福施

及子孫度合宜也莫清靜也明無不達也類無失所

也勤教誨長人之道作福威君人之職柔服天下順

之故惟善是從比之義經緯兩間文之備是謂九德

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襲繼也近文德言所舉之善

近文王之德其福祚將及於子孫也舒又因辛見而

美火三傳書

稱其勲以辛貌侵而比之鄭駸明惡醜貌使使人從
使人之收宴器者必駸明素聞其賢故御為妻御如
往也臯臯澤不颺貌不揚有功而舉見人不可無能
也。不失親謂戊不失舉謂辛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
○是時晉之公族已盡三家篡晉之勢已成分縣舉
善而晉君罔聞傳要其後嗣享國而誇侈其詞諛莫
甚焉復假夫子之言以文之抑誣甚矣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

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

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

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

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

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

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原以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獄上上魏子

者之大宗閻沒女寬魏子屬大夫退朝魏子朝君退

待庭二子待召召二子食也使坐更命之坐魏子將

中軍稱將軍屬適也厭足也言小人之腹適

于足則止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悟而辭賂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

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

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馬。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趙鞅武之孫。荀寅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城。城而守之。三十斤曰鈞。鈞四曰石。石四曰鼓。蓋四百八十斤也。因軍役爲之。故言遂。范句魯作刑書。今收而著之。鼎。序位次也。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事在文公之伯。民在鼎。謂權移于鼎。故民不尊乎貴。而貴夫其業。夷蒐事見木事內。宣子之刑。乃夷蒐之法。蔡史墨。卽蔡墨。加范氏。謂宣子刑書中旣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故其亡。九以趙孟不得已而從之。故脩德。可以免禍。○此段掇後事而附會之。趙孟何德之有。其誣彌甚矣。

定公四年春。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盾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時會召陵。謀伐楚。不克而反。臨。哭。陵人同。衆欲也。禮。有禮者。驕能。以能驕人。復。重也。非德之事。非所謀。不義之事。非所爲。○奸雄假好善之名。以欺人。豈其情哉。

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邾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邾鄆。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使其從者說劔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
 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
 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
 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
 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
 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
 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
 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
 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
 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
 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
 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邯鄲 今北直隸邯鄲縣 趙氏別邑 午邑

大夫鞅宗前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
 此欲徙著晉陽鞅本邑今為山西太原縣父兄言
 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若置晉陽是絕衛
 也侵齊則齊當來報因以懼齊為名而徙之則衛與
 邯鄲好不絕於是侵齊而歸之鞅時憾衛且方備齊
 故怒囚之而禁其從者帶劍防其亂也涉賓午家臣
 忿主以非罪見囚故不從鞅遂使其邑人別立宗親
 而殺午稷午子與賓據邯鄲叛荀范以姻睦故欲攻
 鞅以救之安于趙氏臣即性緩佩弦以自急者請先
 二家為備鞅避國法欲俟二家先而後應之安于懼
 見攻必害民寧以一人當之若國討可歸罪我而殺
 之以解罪與范氏劍室子荀躒也簡子韓起
 孫名不信中行文子荀寅也襄子魏舒孫名曼多昭
 子士吉射也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
 襄子在河為盟書沉之河高彊齊子尾子奔魯遂奔
 晉事在田氏傾齊言歷病冬者知療病之法喻已涉
 難知成敗述已事為戒為二家謀之不聽果敗于鞅
 復入朝歌今北直隸清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

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

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梁嬰父忌安于忠智用于趙故謀去之安

伯知文子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

廟趙氏廟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緡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

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即上梁間。即牽地。今北直隸內黃縣

境。鮒。桃甲。本晉臣。為二氏黨。宋齊復會。以謀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

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

百泉。籍彊亦范氏黨。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地。歲。

哀公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

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五鹿棘蒲皆晉邑。

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

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豹。

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

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

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

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

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

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

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

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馬，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皆絕。

齊鄭同救二氏，齊輸粟，鄭以師送之。趙鞅

恐二氏得粟而強，故禦之。戰成，衛地在開州城北。子姚罕達，子般駟弘，旃先驅車也。陽虎牛

奔趙氏欲設施於軍前盛為軍容與駟罕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會合戰也龜焦兆不成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詢咨詢也故兆始謀二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不須更卜鞅遂誓於師天明天倫也縣百里之地郡五十里十萬敵數也遂得遂仕進免免厮役也志父簡子別名君圖之不敢自專也絞用以縊者屬辟棺之重數屬次大棺辟親身棺王棺四重上公三重侯伯以下再重大夫一重一重惟屬與大棺無辟鞅所云據時替也桐棺欲速朽也車馬以載柩者樸素亦示罪兆葬域也為眾設賞自設罰以鼓眾無恤王良也善御太子蒯瞶前納干戚故為石鐵今開州北有鐵丘傳為望師所婦人譏其怯也畢萬晉獻公卿皆獲有功也死瞞下得令終也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麋束縛也疇瘡疾羅無勇故托云瘡而糜之太子自為禱皇犬烈顯也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襄之孫勝鄭聲公名亂從從於亂也午晉定公名持矛為戎右不敢請不敢愛皆以歸福於神也斃踏也蠶旗旗名羅無勇故獲趙孟即簡子喜喜二氏失援糧絕而垂破也傳使簡子屬料知氏必復為難不特二氏故曰未

艾龙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鞅得既不殺而又還其稅故立奇功以報姚姬與林三子皆善射趙孟不敢小鄭而稱之張弓衣上上功也鞅馬曾引軸之皮將絕而能止御之和也材橫木明細小乘之皆絕驗其將絕也○簡子將戰而誓則先眾後已幸而勝即與下爭功矣

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邲鄆十一月

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時荀寅不能守朝歌將出奔乘鞅在其南而伐鞅北郭之圍兵使在外救已之徒亦入擊之內外交勢得出而奔邲鄆與趙稷合鞅惡范氏遷怒而殺臯夷臯夷謀其宗以圖倖而竟為身害

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邲鄆冬十一月邲鄆降荀寅奔鮮虞

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

任，欒黶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弦施皆齊大夫甯跪衛大夫五鹿晉邑圍之以救范氏不克而邯鄲降二子奔臨亦晉邑稷不能守施迎

之歸齊而隳臨邢狂等八邑皆晉地欒今北直隸欒城縣高今北直隸唐山縣有柏人城

取之復往會鮮虞納寅于柏人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

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

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

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士吉射同奔朝歌吉射自逆齊粟不見傳至此與寅同奔齊王生張柳朔皆范氏屬惡相惡為柏人為之宰也出柏人奔齊授我授以死節○噫王生夏趙之舉柳朔之死俱不負其心而兩合于義矣

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范氏故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

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

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

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

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

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荀瑤。躒之孫。亦稱知伯。高無丕。齊卿。視視其強弱。驅乘馬駭而驅也。長武子。晉大夫。治英丘。治取英丘之罪。事不見傳。犁丘。隰也。齊地。顏。齊大夫。顏涿聚。○知伯賢於人者五。於此見其吝矣。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

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

丘。軍吏令繕將進菜。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

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嚮言也。役將班矣。晉師

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

度。敢展謝之。乞靈以臧氏世勝齊故乞其威靈。石。臧

備更進取萊章。齊大夫克敵。謂禽顏庚。勝都。謂取廩

丘。嚮。猶過也。言晉內亂不能立功于外。生曰餼。餼之

以牛也。太史。晉太史。在行。在軍行。不度。不如禮度。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棗車兩

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

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

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

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

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

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

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馬。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人之不亦難乎。
弘。駟。歎之子。陳成子。田常也。屬孤子。為將出師而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以五色。晉聚子。隰黎丘也。見前。以聚戰死。特寵其子。以勵眾。留舒。殺皆齊地。違去也。不知言其整也。濮水。今在開州東南六十里。似與其時不同。子思。鄭大夫。名國參。大國字下。疑倒。應云。故邑在大

國之字下。製雨衣。知伯還。畏其得眾也。楚獨滅陳。非鄭之罪。今知伯誣以鄭故。而欲以是辱成子。故成子謂其多陵人。衷中也。察其中見滅之由。中行文子。荀寅也。前奔在齊。謬以晉眾恐成子。知其誣。故言告寡君。將察其誣而罪之。文子自恨已無智。言君子謀事既慎于始。慮于中。又度于終。皆可舉而後行。今思之不詳而妄言。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自亡之由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株之門。鄭人俘鄭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悼公。哀公之子。名寧。哀公出孫。

魯人立之。南里在鄭城外。駟弘知伯故守之不堅。使趙孟入。所以降也。魁壘秉節而死。門攻其門入之。使趙孟入城。主謂知伯云。主既在。何不攻其門入之。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惡且無勇。何足以為嗣子。襄子言已以忍恥保宗。蓋諷知伯剛愎將殞其宗也。其憾已蓄。知伯不悟。以至于亡。其毒也。悛懼而改也。史記晉懿公四年。魯悼公之十年。四年。知伯帥韓魏攻趙襄子于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自是晉益微。至靜公二年。韓趙魏竟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終

